

从一朵开的花数起

高友年

香樟，朴树，年轮里潮汐起伏
 然后是落日，深谷，有流水无情
 连同妥协的命运
 我都称之为美好的事物
 数到人间苦难时会不小心碰到这样的伤疤
 消逝，绝望，荒凉万顷
 能听得到夜色空旷，在指尖上疼喊着

只有幽深的心，落进了草丛
 把纷乱的人世淹没
 像夏天，雨水哗哗地
 下到黄昏，像你站在我面前
 再也找不到说出的借口，突然沉默

夜凉如水

柳再义

多年前
 我从乡下来到了都市
 从此乡音就在异地
 如小船漂泊
 霓虹在街心闪烁
 而我遥望天边的月亮
 母亲还在老家
 让我担忧

城市的车开得很快
 有时还会拥堵
 我是紧张的小鹿
 在站台张望
 只有夜凉如水
 叫我安心
 清洗那些伤口
 躺下或叹息

想起过去的事情
 我为什么留在这里
 为什么相亲的人
 天各一方
 看见有的人手握茶杯
 而我却
 好像不属于自己

塔尖之上

石潭

望望龟山 望望蛇山
 绿的不需要彩色的动词一番新潮
 就像春天
 也不需要纯洁的名词铺上红毯
 那时漫过原野的绿
 漫过塔尖

安居在城里
 塔尖上兴奋着一群一群动感地带
 高处和低处的吊兰
 照着一片时光
 那些藤蔓上的叶子
 在阳台上 窗台上 书桌上
 在一家人的心底
 随意的长，长成星星和月亮

想起了月光，只是挂念着老家的田里
 从塔尖望过去
 江汉绿油油的麦地
 倾心又到的春天
 一粒一粒仰着头
 温饱远方

时间的画像

张宜云

听到潮汐与雷鸣
 我们说时间是有声音的
 看到日月交替，四季轮回
 我们说时间是有颜色的
 体验生老病死和草木枯荣
 我们会说时间在飞奔
 其实，你在与不在
 观与不观，它都恒定在那里
 它是宇宙的胞衣，万物生灭其中
 无开始，无终结
 无声无息，无形无色
 所有的动，都动不过它
 所有的静，都静不过它
 所有的标签，都不符合它的本质
 我十分着迷，这无边无际的神奇

银手镯

王一萍

一群黑鸟飞去南方
 更多的人留在了原地
 一枚银饰穿越沙砾和暗礁
 沧桑的城墙溢出初春的色彩

古老的城市温暖湿润
 山坡衰老的额头盛开梅花
 它们散发出穿越冬雪的香气

南方的城墙脚下，孤鸟归林
 一只银手镯等待经年
 白羽毛戴着它，生出新发
 重新获取天空和梅香

上一次到未名园赏牡丹时，木香花才半开，酒饮微醺，有种若即若离的美感。而此次正逢木香花盛，它铺天盖地的气势完全震撼了我。白木香和黄木香，从高高的棚架下悬垂，像瀑布般倾泻而下。飞溅的水珠，是修长枝条上那些丰润的花朵，它们香气四溢，甩动满庭芬芳。小巧的花朵，玲珑精致，绵密地紧拥在一起，缀挂在长长的枝条上，摇曳成大片的花屏，遍通生动。白木香雪堆似的晶莹洁净，星子样闪亮，是无数双眸子流转的笑意。浅淡的黄木香更像临风欲舞的少女，裙袂飞扬，是千万缕青丝飘逸的轻盈。

木香花的香气是飘散开来的，不用你费力去嗅，盈盈暗香，就氤氲到园子的每一个角落，所以它又名七里香或十里香，置身其中，仿佛整个人都被薰染得醉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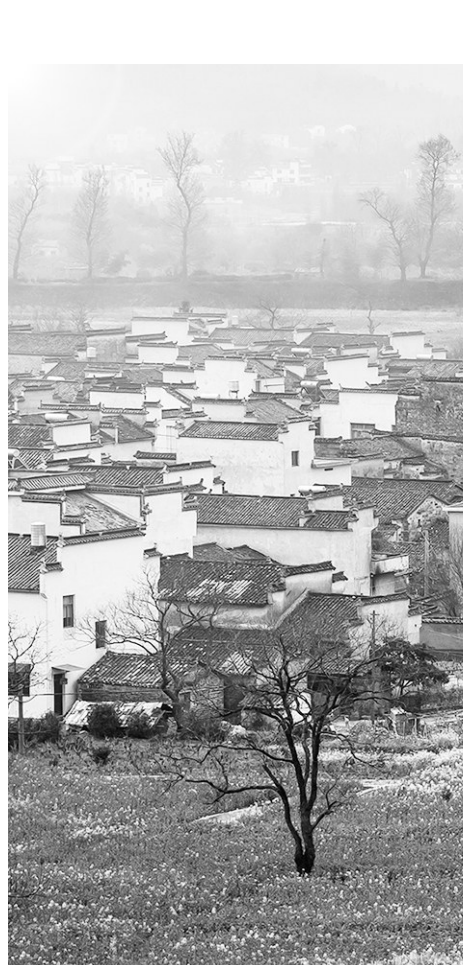
我原有一本席慕容的诗集《七里香》，因封面破损，就自己做了一个封面。记得是用黄和绿两种颜色做背景，上面画一个半身长发女子的背影。女子头发是咖色的，披散在白色的裸背上，和淡淡的黄、嫩嫩的绿组合在一起，透着浓厚的春天气息。那本书也不知遗失在何处，我依然清晰记得席慕容的那首

有一个地方，只有我们知道

空旷是寂寞的代言，一首无字的诗，在一片金黄色的麦田铺展。

想要忘记那一瞬时光光影的美妙，却已来不及回头，光阴把最好的东西，涂上了最耀眼的神色，就等着我们去采集。天空带着微微的瓦蓝，玫瑰色的夕阳余晖照在五月最后的傍晚，只等风轻轻吹过耳垂，那一刻微微闭目，闻着麦咭特有的清香一切似乎都在情理之中。岁月静好，其实就是一种心灵寂静的方 式，那些遥远的纷繁细碎，在此时安静的只剩下喑哑的脚步声，隔着层层麦浪，感受着夏日醉人的风骨奇遇。

有一个地方只有我们知道，凭着心底的呼唤，穿越时间的隔膜，一些未及预料的欣喜就在一颦一笑里蔓延，悠悠的画面是流光溢彩的生动歌剧，越是远离城市越是感觉无比放松的惬意，一把流年的清风，摀住美人的锁骨，画心画竹画心灵的幽深所在，这一瞬间的旖旎风情，飘然而至。



飞花飘絮，落花有意春去也。

烂漫的春天，正是逗人情思，心旌神荡的季节。伴随着《像雾像雨又像风》的撩拨，柔柔的情思，绵绵的缠意似一缕多情的云索绕心间。然而，此情此景，面对在微风吹拂下纷纷飘落的春花，心境却多了一份伤感、一点点的无奈和哀婉。

花落了，是留不住的；人老了，无法把青春挽回。

是啊！人生能有几次大的期盼？人生能有几个大的理想？花有重开日，人无再少年。十六岁的花季不会重现，二十岁的潇洒已成过去。每一次花开花落，春去春归，有的是成熟和老练。

对我来说，那一次无意中对母亲造成的伤害，让我这辈子都无法原谅自己。

我生在一个贫穷的家庭，父亲在公路养护段上班，母亲在钢铁厂上班，后来钢铁厂亏损倒闭，厂里工人全部辞退。母亲没了工作，只能四处打零工，糊纸盒、锤石子、当炊事员、开杂货店，赚取微薄的收入。

父亲整日奔波忙碌，为生计发愁。看别的小伙伴吃着水果糖，穿着漂亮的花裙子，而我只能拣姐姐穿过的旧衣裳穿，看年看月才能吃上水果糖，我心里就极度自卑，性格变得内向，甚至不情愿生在这个贫穷的家庭，抱怨父母没能让我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

上初二时，我变得敏感、叛逆，看啥都不顺眼，经常和母亲闹情绪，觉得她一点不喜欢我，总是故意刁难我。那年夏天，大哥待业在家，和街上的一群小混混打群架，结果把人打伤住进医院，得赔偿一笔医药费，父母亲东挪西借仍没凑齐，愁得焦头烂额。那天晚上，母亲叫住我：“崽儿，你那运动服不买 了，行不？”

木香花开

袁 敏

《七里香》：“溪水急着要流向海洋/浪潮却渴望重回土地/在绿树白花的篱前/曾那样轻易地挥手道别/而沧桑的二十年后/我们的魂魄却夜夜归来/微风拂过时/便化作满园的郁香”。

诗写得唯美而伤感。诗人追忆的青春里有淡淡的忧伤，有深深的思念与怀想，那些懵懂与纯真都深藏于内心。还是那个篱笆，还是那一丛绿树白花，微风吹过，所有的恩怨早已随风消逝，闻到的，唯有似远还近的一园郁香。这缕香，是发自心底，深沉而深切的真情，是曾经热恋之人的心香。愈纯真的情感愈让人难忘，就像愈寻常的花儿愈使人迷恋。

木香花是朴素的。它是家常的花儿，厚道实用，和玫瑰、蔷薇一样，是可以吃的。未名园的主人说，每年木香开花的时候，她都要采一批欲放未放的花苞，用来冲茶，可以把木香花与茶混着喝，那味道里有初夏的感觉，真是美好。木香花也可用白糖腌渍，一层花，一

有一个地方，只有我们知道

谢 君

此时语言甚是多余，飞奔在麦咭上的脚步，却也挡不住一种孤傲的姿势，或许俯下身子，才可以掩饰心里慌张不安的悸动，或寻一平坦之处，轻轻躺下尘世之躯，仰望蓝天白云的悠然姿态，黄昏已经很近了，暮色就在双掌之间粉墨登场。

你的九宫格里有过谁？你的镜头里闪过怎样的风景？那些说着说着就消失的景象，终究在山河的片段里叠棚，我们的声音由远及近，圣洁的麦田轻轻托起我们的身体，铁轨旁的野菊花开的茂盛。我们说着很久以来最远的话题，怀念就在漫天的云朵里，它们比天地宽之又宽。

不再有朝花夕拾的遗憾，这样的情怀，仿佛昨天刚刚醉过……

这里是世外桃源吗？还是与自己狭路相逢的某一个桥段，如此轻巧而舒适的傍晚，与时间窃窃私语，不知不觉闪烁的镜头已框住空寂一片，而这大自然的天地之美，像是浑然

巧合的梦境，有太多的感慨与不舍，缠在麦穗的顶尖。

几乎用劲内心的执著，让这一片金黄绵延在眼底，这一切不足以构成喜悦的荒凉，微微吹起的发梢传递着湿热的距离，没有了喧嚣，没有了前进后退的压力，我们双手捧起夕阳的余晖，让那一刻的渺小与光明变得简单而纯粹，一支舞没有笙歌，却有着精致的羽毛，它一直以植物的姿态展示最美年华，在这薄薄的黄昏里轻轻的孤独骄傲着。

忍不住弯腰摘下盛夏的麦秆，留作五月末尾的记忆，回不去的时间啊，挥不去的容颜，有关浓烈与淡薄，喜悦与忧伤，都会在风里飘散，何必介意一些冷暖暴虐，也是听着咔嚓咔嚓的快门声，才会感到，已经收纳了太多的细致记忆，那些喜欢会渲染着自己的情绪，不迟不早像是印染过的画布一样干净绚丽，散发着静静的暖。



田园春色 李海波 摄

落花时节

董树平

谁想在落花时节得到灵感或进入其乐融融的境界中，那么，花开之时便要珍惜，别让遗憾感染了花期。古 人言：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青春易逝，岁月难留。该爱的就要大胆吐露心曲，让玫瑰花的心事变成事实。别在失去的土壤里挖掘悲伤的种子，生活中该有多少圆不了的梦呢？

人生蹉跎，韶华匆匆过，唯有拼搏才有生活。去追求吧！别再犹豫了，抛开花落时留

下的伤感，以一种超然的气质，坦诚的态度再现艰辛历程，去讴歌，去鞭挞。

生活中有你的位置，来年花开时，万卉中有你。埋怨有什么用，生活的道路本来就曲折不平。在你失意的时候，多看看美丽的大自然，一定能让你开心的。

“芳草有情牵戏蝶，飞花无主寄骚人。”人生的芳草地上有耕耘必有收获，一切都不再遥远。

我欠母亲一句“对不起”

徐光惠

后来，当我为人妻为人母，怀胎十月生下女儿，我才深深体会到做母亲的艰辛，而当年的我是那么愚昧和无知，那句话犹如一把尖刀，扎在母亲的心上，母亲一定被我伤透了心。

母亲24岁生下大哥，接着，二姐、三姐相继出生。那个年代，有一种说法是养儿防老，谁家儿子多，地位就高人一等。奶奶说：“孩子妈，再生个男娃儿吧。”

带着奶奶的期望，已经30岁的母亲怀上了我。为了一家人的生计，母亲带着身孕坚持干活，生我的前一天还在山上捡柴。生我时母亲又难产，经历了八九个小时的痛苦，才艰难地把我生下来。由于缺乏营养，母亲的乳房干瘪瘪的，挤不出奶水来。母亲找来小米熬成米糊，一勺一勺喂我。

乎同时开花，它的花苞一次性绽放，繁花似锦，绚丽而又壮观，热热闹闹地开完，所以木香花的花期短，这样热闹的花事，也就半个月左右。花开的季节，又会多雨，一场雨后，木香花就凋零大半。

特别喜欢汪曾祺先生的咏木香花诗： 莲花池外少行人/野店苔痕一寸深/浊酒一杯天过午/木香花湿雨沉沉。木香花湿雨沉沉，雨打花飞落，满院的香味却迟迟不散，这雨也因有了木香而变得十分柔软，丰满动人起来。再绚烂的开放，终究要归于平淡，雨中的木香花，能拉长人的思念，平添了份怀旧的情愫。木香之幽思，极具沧桑后的平淡，是身处繁华时的空寂，喧闹时的虚静。情愫所起，让人得意，可失意。淡黄浅白的花瓣烙上迷蒙空灵又质朴归真的印迹。

这清晨的木香花，带着露气的清新，有初夏的温良。醇厚内敛，悠长绵延的香气，让人的心平静安适，忘记尘世所有的烦忧。我的脚下有零星的花瓣，但枝头则是更多繁复重叠，簇拥向上的花朵。

此时，花开，繁盛，我在，不必等到明年，多么好。

蚕豆伴青梅

官凤华

宋人舒岳祥《小酌送春》中说“莫道莺花抛白发，且将蚕豆伴青梅。”不由感叹古人以蚕豆和青梅佐酒送春的浪漫和高雅。

水乡清晨，常见窈窕村妇，挑一担碧绿的蚕豆，街头巷尾脆生生地叫卖，那曼妙身姿俨然一幅绝妙的水墨小品。乡音淳厚的叫卖声，如同咀嚼喷香的雪菜烧蚕豆，让人回味无穷，滋味绵长。

蚕豆荚，毛茸茸，夕阳下，镶了一层金边儿，如邻家少女耳垂上晃悠的耳坠儿。豆荚隐在绿叶间，饱满实在，如母亲梳理过的一个个丰盈而充实的日子。

剥开鲜嫩多汁的豆荚，里面躺着青碧如玉的蚕豆，温软娇羞，如少女乍泄的心思。急急地塞入口中，圆润嫩滑，味儿涩嘴难咽，可留在脸上的却是天真无邪的满足和惬意。正如汪曾祺所写：只一掰就断了，两三粒翠玉般的嫩蚕豆舒适地躺在软白的海绵里，正呼呼大睡，一挤也就出来了，直接扔入口中，清甜的汁液立刻在口中迸出，新嫩莫名。

小时候，我们常常剥一碗青蚕豆，用棉线穿成一圈，擗进粥锅里煮熟，待冷却了，就挂在脖子上，学着济公摇摇摆摆地叫着嚷着，颇有山家清味。

“邻居田埂相逢语，十里春风蚕豆香。”深巷里弄，总飘浮着浓郁的蚕豆香。浸润着蚕豆的清香，这相濡以沫的田园生活变得丰盈而殷实。

剥下青嫩的蚕豆，拉上一把黄爽爽的水咸菜，熬蚕豆米子。黄豆秆哗哗剥剥地燃烧着，黑黝黝的木锅盖缝里冒出股股热气。那种原始古朴又天然纯粹的香，把过路人都裹挟住。而心底的幸福，却如裂出的红石榴，有一种说不出的快慰和安妥。难怪袁枚在《随园食单》里说：“新蚕豆之嫩者，以腌芥菜炒之，甚妙。随采随食方佳。”

将新剥的蚕豆在开水里滚煮，捞出来，沥干水。在铁锅里倒油烧沸，放些香葱段炸一下，倒入蚕豆翻炒，直到豆皮起皱为止。炒出的蚕豆，翠绿碧嫩，洋溢着乡野气息。乡土风味的豆瓣蛋汤，汤清豆香，滋味鲜美，开胃爽口。

端午节前后，村里的巧妇都会包一种“五谷丰登粽”。先用水泡胀，剥开老蚕豆，将其和红豆、花生米、糯米一起包裹，品尝糯香美味的同时，还能吃出好彩头哩。

蚕豆可做成各式美味。先炒熟蚕豆，再加点盐，淋上香油，翻炒，盛上来，油汪汪、咸滋滋，嚼起来，啪啪作响，脆而香，这叫炒盐豆。将炒好的蚕豆，放进水，加进盐和味精，小火煨煮，这叫煮蚕豆。煮熟后，烂腐腐的，吃粥时，抿酒时，上好的咸小菜。干豆泡软用油余撒上调料又做成了油炸兰花豆。

参加各种筵席，餐桌上的荤腥看惯，花样百出。觥筹交错之余，突然上来一盘水灵灵、绿滴滴的蒜薹炒蚕豆或清水煮蚕豆，令人眼前一亮。时蔬的清香，隐含蚕豆的粉嫩和蒜薹的清脆，嚼之朵颐大快，一股乡野气息顿时流溢于齿唇之间。

清代吴其浚描写蚕豆：“夫其植根冬雪，落实春风，点璧为花，与麦争场，高豈藏姪，同萑共熟，候恰登蚕，嫩者供烹，老者杂饭，干之为粉，之为果。”洗练简约。

那小巧而朴素的蚕豆带着乡村的品质和乡愁的味道，滋润着我们的肉体和精神。眺望远方，涌动的乡愁藤蔓一样向上攀爬。

然而，对于我的降生，奶奶一百个不满意，因为我不是她想要的男孩儿。我三个月大时，仍面黄肌瘦，整夜哭闹，奶奶有了将我送人的念头。正好有个远方亲戚多年没有儿女，想抱养一个孩子。母亲得知后死活不肯，跪着求奶奶别将我送走。奶奶只好作罢，条件是母亲还得再生个孩子。母亲不得不点头答应，我终于在这个家留了下来。两年后，小妹出生，母亲又一次怀胎十月，生下了她的第五个孩子，奶奶失望至极，彻底死了心。

母亲为了把我留下，不惜与奶奶抗争、妥协；为这个家默默付出，含辛茹苦将我们养大成人，我却误解母亲，伤透她的心，说出那样绝情的话。而这么多年，我却从未向母亲道歉，我无法面对母亲。

三十多年过去了，这件事在我心里如鲠在喉，每每想起便刺痛不已。母亲已近耄耋之年，还剩下多少时间啊？我不能再迟疑，我要站在母亲面前，请求她的原谅，郑重地说一声：“妈，对不起！”